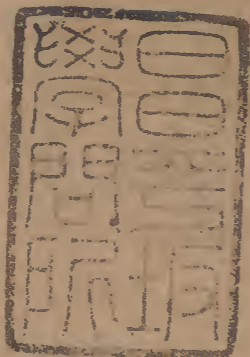


今獻彙言外集

雙溪雜記
菽園雜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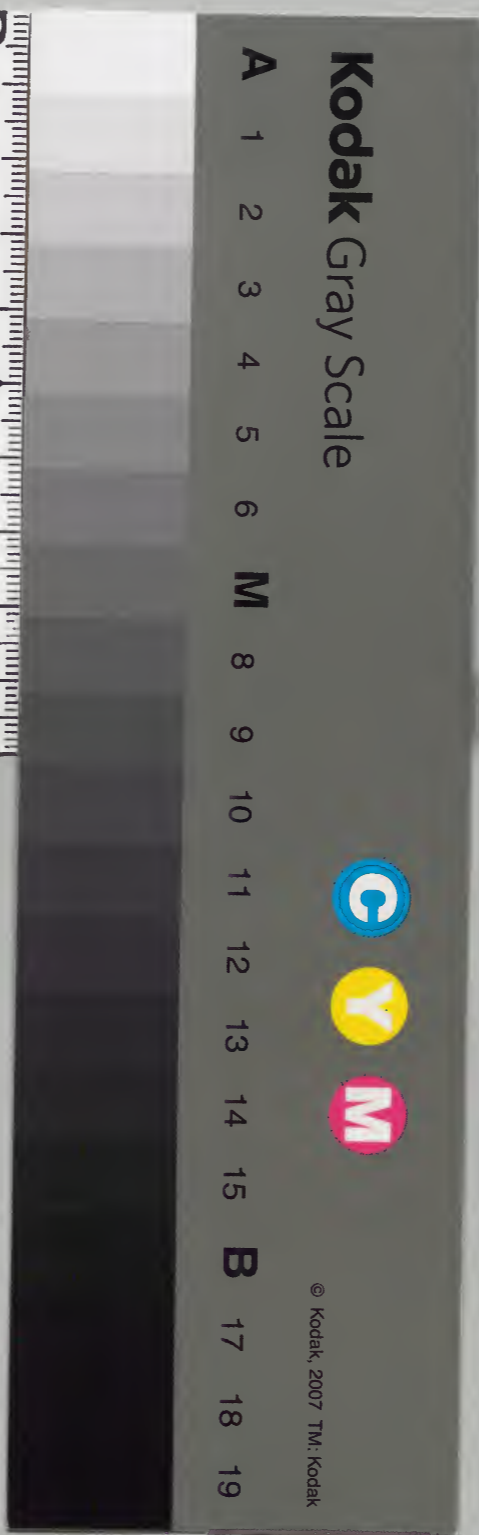
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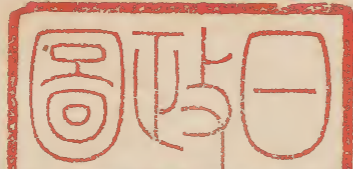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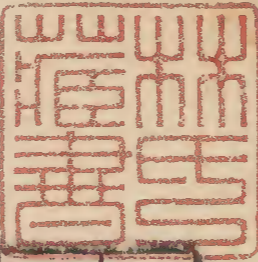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三	九	三
一	五	三
八	四	八
冊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三	漢
七	一	書
一	五	
函	三	
八	八	
冊	冊	
架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3
冊數	8	(6)
函號	371	22





雙溪雜記

飛汾王璵言

昔司馬遷罪廢之餘作史記為萬世史學之宗後世山林
隱逸之士有所紀述若無統理然郎事寓言亦足以廣見
聞而資智識其所紀時事得于耳聞目擊有出于史冊之
所不載者皆足以示勸懲而垂永久是宜人見而愛愛而
傳之于不泯也然其所記載聞見或不實毀譽或失真甚
至雜以詼諧之語怪誕之事者亦有之矣若是者雖傳于
世讀者何益焉惟夫事核而詞簡理明而論公大而有關
治道小而切於日用雖曰信手雜錄而舉一事寓一理使

讀者忘倦如芻豢之悅口斯不為徒言矣予所居巖穴在
雙溪之間怡神養氣之餘忽有所思輒錄于冊久而成帙
雖不敢自謂盡合道理然皆紀實無空言者格物君子得
而觀之未必無所取云

陰陽五行動靜循環本無一定故世道反覆相尋亦無一
定試觀歷代帝王創制立法未有久遠可行而無弊者氣
數使然也若曰自我立法萬世無弊聖人不能矣今以法
制不能盡善者論著于左有志經世者欲求至當必將有
感於斯焉堯禪舜舜禪禹善矣魏禪晉周禪隋未善也禹
傳啓武王傳成王善矣秦傳胡亥隋傳楊廣未善也然則

傳賢乎傳子乎未可定也封建善矣爭奪之害生郡縣善
矣數易之弊起然則封建乎郡縣乎未可定也有堯舜禹
湯文武之為君則有臯陶伊傅周召之為臣下至漢周蕭
曹丙魏唐用房杜姚宋宋用韓范富歐善矣趙高李斯滅
秦王莽曹操篡漢虞世基李林甫牛僧孺亂唐秦檜韓侂
胄史彌遠賈似道亡宋未善也然則將立相乎將不立相
乎未可定也井田善矣瑣碎之弊生阡陌善矣兼井之患
作然則井田乎阡陌乎未可定也寓兵於農善矣邊夷之
侵不可行聚兵於衛善矣坐食之久終自困然則將為農
兵乎將為衛兵乎未可定也什一而稅以一方之貢供一

方之用善矣轉輸有遠近脚費有多寡將裒益之使平乎抑隨其地而任其輕重乎未可定也有兵政則有馬政馬育于監苑善矣兵不得而熟習焉馬給于兵善矣馬不得而蕃息焉然則將育于監苑乎將給于兵乎未可定也古昔聖帝明王創立制度令子孫世守不許變更然終不能使其必不變者非帝王智慮有所不及也勢之所使不能不變耳亦猶造化陰陽晝夜寒暑不能一定非人力之所能為者也

國初天下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至

太宗靖難後遂

皆革罷不許來朝初制親王歲支祿米一萬石後因地

方豐歉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關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二三十人者有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夫以七十子論之一歲皆支米一千石反多於親王祿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於慶府一萬米內分撥并軍校亦於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奉何事例又如鎮國等將軍年十二歲即請封號祿米弘治某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事件郎中慈溪王綸白于諸大臣定議鎮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撥支祿米

至今行之以民供論之則日益不及以宗室論之徃徃衣食不繼又宗室降為庶人者計口月給米一石比與將軍中尉反得實支宗室例不種田納稅商販營利而常祿不給勢所必至矣

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足勾養廉用度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後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其折色以鈔為則每米一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疋折米二十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此貪婪之難禁

也

國初官制全論歷俸深淺轉陞如京官六品六年考滿陞一級從五品又歷俸三年陞一級正五品外官必九年考滿論繁簡陞轉此定制也如宋景濂洪武二年除學士十年致仕五品終身自洪熙以後選法漸變蓋因四品已上官漸少五品以下官漸多卑官皆陞高官無缺不得陞或卑官未該陞高官急缺亦須陞補以此有不待缺而陞者如翰林院學士春坊 殿閣大學士有陞至尚書侍郎帶虛御者通政使太常卿國子監祭酒及由序班出身陞至鴻臚寺卿醫士出身陞至太醫院使寫字出身在 內閣

書辦陞至編脩郎中等官皆有陞至尚書侍郎帶虛御者
皆因該陞而無缺也又有急缺而皆無可陞之人則與署
職如六部署郎中負外郎是也然署職之例惟行六部司
屬其餘衙門無之如給事中之上監察御史之上序班行
人中書之上俱無五品官翰林院五品官五負以此俱無
署職 國初有御史陞主事者如僉都御史陞侍郎也然
翰林科道官職專講讀彈劾近侍清要又因在外四品以
上官缺多乃於科道部屬中各論其歷俸年深者不次陞
補翰林官不歷政事故不外補中書九年陞各部負外郎
惟序班一官九年方得外陞八品官最爲貧苦此建官之

制之變也蓋轉遷雖有資序官制則有定負若資序雖當
遷轉而官無負缺則但仍舊任不遷中間年深政績卓異
者加陞俸級必待有缺方遷補之則黜陟之典額定之負
兩不相悖矣

國初定黜陟之法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今百官
歷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三次方論黜陟是也然官或有
缺不候考滿而陞去者多矣是三考陟官之法不守也又
三年一朝覲考察不候滿考而黜去者多矣是三考黜官
之法不守也既行三載考察之法又行遇缺_推補之例天下
庶官九載考績者幾何人哉况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

往回勞費且誤公務惟許令本處考覈庶爲使也方面官
有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開報考語亦令就任復職待朝
覲定黜如此朝覲之典考滿之法兩不相悖也

天下官員設額若干計筭取士須是勾除用若官多人少
則官職曠虛或官少人多則人才壅滯洪武初天下學校
養士歲貢一人後三歲貢二人通計三歲不過一千餘人
後開設舉人科進士科每省多不過四十人進士多不過
百人取士之數足當任官之數而又罷黜者多久任者少
是以人才常不足用科貢之外又有人才之選自後人才
雖稍充積然待選吏部者三月之外亦皆選除今各部歷

事監生三月之外考勤上選舊法猶存也但因歷年開貢
開科加以納銀納粟事例監生積累至數萬餘人考勤後
一年餘仍留在部及放回聽選必十四五方得挨次取
選往往衰頹遲暮之人方入仕途是以吏治不精民不得
所若取士貴精而不貴多及既用之後賢者久任不賢者
速去久之使百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不安天下不治者
未之有也又科貢二途未必能盡網羅真才如黃福以貢
士揚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是以進士未必皆優於舉
人舉人未必皆優於貢士進士舉人貢士之外也未必無
奇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以事而後可見貴乎能察識而超

拔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
翰林學士專掌詞命代草然亦有預議朝政者如唐憲宗
時裴洎權德輿為相然軍國大事必與學士李絳等謀之
蓋學士備顧問則可若專委決大事則置宰相於何地如
學士陶穀出制草於袖中使宋太祖受周禪以後世論之
必以為有翊戴之功然宋太祖未嘗寵任嘗曰陶穀代草
依樣畫葫蘆耳終不登之政府蓋以視草之人即為府相
之托非帝王建立公孤六卿之制也

國初在內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在外設行中書省蓋
太祖聖神文武凡事獨斷然其初亦以任相為務嘗與誠意

伯劉基論可為相者基曰夫宰相者以義理為權衡而已
無預焉者也胡惟庸小犢相債較而破犁矣後胡惟庸為
相事敗遂罷丞相不設

祖訓首章云敢有奏請設立丞相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本
身凌遲全家處斬大明律云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
政者斬蓋鑒古宰相專權結黨之失為慮至深遠也朱子
著中庸或問致敬大臣章有云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如不
賢則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禦下弊上以成其私而主
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也曰彼其所以至是正坐不知
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能明此義則必以正心脩身為本

而得其人以任之矣不幸而有趙高虞昇李林甫之徒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也苟為不然吾恐君上之權不在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可勝言哉朱子此說是欲君聖臣賢兩得其人也然自古以來雖有賢君而姦臣蒙蔽者多豈能君臣皆得其人哉惟我

太祖垂訓立法高出千古罷丞相分任六卿無偏任獨任之弊此法世守之朝政悉付六卿如有違法臺諫得糾正論劾

朝廷端拱以照臨於上萬世無弊矣

嘗見紀 國初事蹟者內載洪武間設有 殿閣大學士

其職不過代草詞令凡制誥碑文祭文多出

變製如今天下各衙門表箋祝文祭文雖臣下所用亦出

御製至於武臣誥命皆組織之不書其每日群臣奏章面奏

取旨畢各衙門官將奉旨意批寫本後送該科類寫奉到

旨意覆奏永樂初始建 內閣於東閣門內命解縉黃

淮胡廣胡徽楊榮金幼孜楊士奇七人在閣辦事尋陞侍

講

仁宗皇帝正位東宮嘗轉春坊官凡草制纂修等事惟翰林院掌之如永樂十三年纂脩性理大全書成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

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上表進呈蓋雖春坊官必須兼翰林院職銜方得預纂脩之事况胡廣等所兼不過右春坊大學士則是特設閣大學士不設已久矣今尚書在內閣辦事六部請勅手本只云合用手本前去翰林院寫勅施行則舊意猶存可攷終永樂之世二楊官止五品蓋為衙門所拘

仁宗登極始以東宮舊臣陞士奇為禮部侍郎尋陞少保轉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為太常卿進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又陞工部尚書在內閣辦事

楊溥永樂間繫獄十年至是釋出推翰林院學士尋陞太常卿兼學士內閣辦事此三人皆以龍飛超陞委任不可以例論也後楊溥丁憂起復不入閣宣德間因九年三品職滿方陞禮部尚書學士如故

英宗即位復命入內閣正統四年修宣廟實錄成進少保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號三楊然自此官制一變其後遂使凡在內閣書辦年久者亦得陞至尚書至於序班典樂等官亦以年資陞至尚書掌鴻臚寺太常寺事皆三楊開其端也

正統初三楊在內閣楊士奇雖偏而少私能持公論

楊榮寬卹休息小民如兵部尚書王驥始建議欲差御史
巡行天下清勾軍丁屢止之驥後力奏不已乃從之凡事
循守舊規不輕改變亦未敢肆意行私蓋雖承

祖宗威權之後亦二公心術純正也然於國家大治體以未
諳習如北征之馬聚於馬房營遣之兵終歸匠籍中官委
外遂爲常規南京兵冗而不知悉減入屯田北京衛多而
不知沙汰爲精銳律書變改始於徒法廢而流法亡軍職
冗濫併鎗比試之法爲虛文降級克軍之法棄不能用皆
不能講究修復至於新增漕運北京米四百餘萬石遠及
於浙江湖廣而不知折徵以寬直達舊額漕運南京米四

百餘萬石俱改折徵每石銀二錢五分而山東山西河南
陝西之民歲輸六邊稅糧五百餘萬石則今陸運本色若
折徵每石折銀一兩是北方民稅一石當南方民稅四石
之數遂使

祖宗什一中正之稅有南北輕重之偏故曰國家大治體以
未諳習者豈敢評哉

柳宗元論晉文公問寺人勃鞞以趙衰宗元以爲不官謀
及媒近以忝王命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右得以殺望
之誤之者晉文公也此論欲信任大臣不信任宦官誠爲
至論然自秦漢以來文臣誤國者豈少哉若謂趙高李斯

之罪大相遠勃鞞雖賢而不可聽恐於理終有未安書曰
稽于衆又曰僕御侍從罔匪正人舜好察邇言孟子論用
賢初及左右故詢于芻蕘不遺葑菲惟求其合理得中不
偏于一途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果如
宗元之論是以人而廢言矣予不能無疑焉姑識之就有
道而正焉

正統己巳秋兵部尚書于謙以社稷為重力排和議身任
總督軍務選將練兵坐摧強虜光輔中興厥功非細及虜
酋也先遣使來言欲差大臣往迎

上皇都御史楊善使虜不持一繒以口舌曉譬國威不屈遂

得回鑾當時天下之人皆知謙以身佩安危功在

社稷而謙亦自信其得効忠蓋揚眉吐氣於班行而豈自
虞其有殺身亡家之禍於後日哉柰何于公效用之日正
人側目之秋故事幾一變挾之以忌嫉之私而乘之以衆
怒之隙于公於是乎難免矣蓋

上皇回鑾居於南城又廢

皇儲而謙乃見用於景泰之人此第一可乘之隙也景泰舊
臣失倚苟以迎 駕為名自可邀功希寵此可乘之隙
二也非造讒言中傷謙等則奪門之事為無名迎
駕之舉為無功此可乘之隙三也危疑之際兵權是賴故

奸深者必欲假石亨而後事可濟然不怵之以大利害則
亨或不從故駕其說于石亨等曰王文于謙已遣金牌勅
符取襄王世子矣又曰欲拿亨等數人掌兵者由是亨懼
禍及而與吉祥徐有貞輩內外相應密謀固結而謙等駢
首就戮矣程篁墩先生敏政論于肅愍公謙之受誣以謂
主于柄臣之心和於言官之口裁于法吏之手不誣也首
禍之罪則通於天矣春秋討賊必先黨與惡可置之末城
而自異于孔氏之家法哉可謂萬世之公論矣中官吉祥
者傳

太后勅旨令石亨等迎

駕有功然不通文墨玃事歸司

禮監以此極力贊說凡事與二學士謫議而行時徐有貞
李賢為吉祥所引入閣辦事故除于謙等皆用徐有貞策
而賢陰助之先吏部侍郎缺調兵部侍郎項文曜於吏部
李賢以吏部郎中陞至兵部侍郎代文曜蓋嫌於陞本部
與尚書王翱並之意謙嘗薦文曜賢以為今調出謙意深
啣之後給事中王鎮等劾文曜為賢奸黨都御史蕭維禎
亦吉祥所引用文致譴罪以為欲行主立外藩依謀反者
律凌遲處死以文曜為知于謙謀反故縱者律斬其事載
于李賢所著天順日錄并都察院蕭維禎所構獄案皆有
可攷天順日錄內賢自言助有貞展盡底蘊知無不言又

言有貞素行持公者少及其當道予持公以助之遂改前
輒觀此則有貞誣害于謙之事謂賢不與謀情乎况日錄
所著屢短文曜以為黨附于謙士林非笑不知于謙非邪
人而文曜黨附為何事也唐李訓鄭注為宦者王守澄等
所引用既而欲除王守澄等以自新而李訓又恐鄭注獨
擅其功遂致甘露之禍徐有貞李賢為吉祥石亨所引用
既而慮為二人所累欲以至公除之幾致禍變如石亨每
來內閣議事則欲出已意而令內閣行之徐有貞等得無
厭乎一日論及江西隱士吳與弼亨慨然欲薦之賢乃代
草付亨奏之則吉祥石亨與徐有貞等李賢相親厚可見

矣

洪武求樂間文武大臣未有師保之加如魏國公徐達誠
意伯劉基皆無加秩至

仁宗登極始加英國公張輔為太師楊士奇陞少保進少傅
楊榮陞太子少傅進少保後三楊皆進少師楊士奇楊榮
先卒皆進太師楊溥正統十一年卒王振用事不與贈及
蹇義夏元吉黃福等加師保皆在求樂之後也景泰間易
太子文武大臣皆加保傅之官惟于謙加少保有安攘功
無愧其餘皆濫加也天順初悉革罷保傅官天順五年曹
欽反逆吳瑾寇深殺死李賢被傷獨加太子少保至

憲宗登極始加少保吏部尚書王翱始加太子太保其後有以考滿加秩者或以功加者矣

永樂初雖建

內閣皆翰林官居之楊士奇楊榮在閣

二十年終永樂之世不過學士五品拘於官制不可踰也仁宗嗣位以三楊東宮舊臣持加超擢士奇初陞禮部侍郎後至少傅榮溥皆初陞太常卿後至尚書士奇兼華

蓋殿大學士榮兼

謹身殿大學士蓋踰常格非可以

爲例也楊溥仍兼翰林學士終身榮正統五年卒士奇正統八年卒溥正統十一年卒曹鼐以修撰爲楊士奇所薦入閣沒於土木之難景泰間易東宮陳循在閣草詔有

曰天生蒸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蕭鑾爲太子少師兼戶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江淵爲太子少師兼工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商輅爲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俱在閣雖不宜妄比三楊之例加至少保尚書而兼翰林院學士者三人商輅猶以侍郎在閣天順初李賢始以兵部侍郎陞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入閣薛瑄由大理卿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成化弘治以來多由尚書侍郎入閣若先已陞尚書則曰不得入閣矣正德初劉瑾用事吏部尚書焦芳交結劉瑾取入內閣楊廷和由南京戶部尚書取入內閣自是遂以尚書爲入閣階梯矣

戶部尚書孫交湖廣人與李東陽為同鄉相厚又與楊廷和父揚春同中辛丑科進士有世講之好楊一清改吏部遂以交代一清自南京吏部尚書召為戶部尚書交雖愛民而未知所處與東陽輩負文學之名而未見措之施為畿內山東地方因承平日久物產繁盛且州縣壤界相接如星羅碁布若降一令官軍捕賊經過州縣驗所報勘合供給口糧草料唯其稅不足官為措處事畢補還如此簡且便矣而交等慮不及也命戶部侍郎楊澹總督軍餉以太倉庫銀貳佰餘萬兩分送各州縣和買糧草軍所_二處亦積蓄預備有司派民強買欲散之際益生紛擾

尅借貸及為盜所劫者為弊滋甚賊平以督餉功陞俸一級蔭子一人入監讀書劉瑾用事太倉庫銀積至三百餘萬至是為交所費幾盡雖費而民不沾惠蓋軍皆民供熟食每馬雖日支草一束然每束重三十斤料三升草多餘剩非燒則賣之正德八年賊平瓊任戶部尚書奏查餘剩料且令補給所在軍糧餘草數千萬束多朽腐不堪用令減價變賣得銀二十六萬兩運送宣府補給軍餉方流賊猖獗之時民苦焚劫殺掠而禾稼豐熟民不告饑惟河澗一府水災民多饑餓耳孫交與東陽等不計國用不可缺屢 詔蠲租正德六年七年二年之間起運京邊糧草數

百餘萬悉皆蠲除富民雖被賊害其力尚能輸納而幸得
悉免貧民無田被賊害者惠不及也如山西靈石縣賊入
城焚劫殆盡然皆市民無田其鄉民有田賊未至乃盡蠲
其租由是京師歲用不繼轉借於太倉五京場耗草支絕
發太倉銀召買販鬻者勒取高價遂至騰湧公私俱困邊
儲甚乏亦發太倉庫銀助之邊儲未克而太倉庫銀已竭
矣繼孫後使無勾考之法完惟正之供而又申明鹽法以
助之則邊兵缺食必生缺望矣蓋孫輩所行所謂聽其言
則美施于用則疎者處置不得其宜不能足國裕民也雖
然當流賊內亂之時而胡虜不侵猶能支也設使胡虜又

大舉入寇李公等必束手無策矣

自古論治道者皆曰明是非公賞罰而不能見於施爲著
于實効正德六七年間盜賊四起當道者不能預知中外
武備廢弛不可用當專用驍將選勁兵討平之因賊攻破
曲阜縣犯闕里李東陽女嫁衍聖公子聖公言于李以爲
布按二司守巡官迂迴避賊見城破不救始下守巡官獄
出爲民及谷大用等旣出師何鑑奏山東巡撫邊都憲憲
真定巡撫蕭都憲种皆撫馭無方皆差官校拿解赴京問
以失機旣而放爲民又着爲令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
守邊將帥律抵死彼時 廟堂諸公自以爲公行賞罰而

不知盜至十萬非巡撫布按二司官及州縣官所能制是時州縣有被賊殺死皆以節義旌之如棗強縣知縣段豸自城上跳下墮水死贈官廕子世襲錦衣百戶延綏參將馮禎被賊射死封伯爵廕子錦衣百戶寧夏參將仇鉞因捕獲何錦等已封咸寧伯至是逐散河南流賊趙風子等非有攻城畧地之功乃因是進封咸寧侯世襲都御史馬烱然挈家歸江浙歸四川爲劉七等所掠殺死因與楊廷和鄉親亦贈官廕子蕭中羽楊廷和鄉親邊憲楊一清門生罷官未二三年復起用邊憲巡撫寧夏蕭翀巡撫陝西是非賞罰果有定論乎谷大用陸完毛銳統兵討賊毛銳

喪師不加罪自後賊益熾攻城劫殺人放火益多皆不責問陸完等奉職不效之罪惟以斬獲脅從首級報捷論功冒陞完陞右都御史官軍與賊交錯往來燕趙齊魯之區一年餘而谷大用等奏帶權勢僕從坐冒首功日費廩餼又紀功給事中柴玉吳榮御史吳堂雷宗皆得干預兵事調度民兵各爲戰守官軍數百里外函首送驗巡撫都御史張鳳急選民兵令自買馬團操挑挖坑塹督責布按二司官刻期完辦巡撫真定都御史竄果召募無賴數千衣糧噐具取給州縣事煩民擾其害過賊之半巡按山東御史張璠真定人積忿不能平奏論谷大用陸完等師久無

功地方受害疏下都察院都御史王鼎奏乞令兵部差官
勘究何鑑不行鼎罷歸竟以完代鼎

漢於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又於匈奴昆邪
王故地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羗酋通路宋為西夏所據
國朝於張掖設甘州五衛於酒泉郡設肅州衛命將屯兵
拒守肅州外為加峪關關外蠻夷各因其種類建衛曰赤
斤曰苦峪曰蒙古曰安定曰沙州曰曲先曰罕東降給印
信各命其酋長管束夷衆內附肅州外捍達賊又於肅州
外千里許建哈密衛授官降印如赤斤諸衛之制而擇其
番酋之效順者封為忠順王降以金印令其世守哈密外

通土魯番撒馬兒罕天方國諸夷朝貢往來自古據有河
西修飭武備羈繫羗戎之法惟

本朝最為精密守臣相繼撫馭諸夷一遵舊規不敢生事
啓釁所以百五十年來西陲晏然無事弘治五年哈密衛
都指揮阿木郎與達賊野也克力引路搶殺土魯番人畜
又將賞賜土魯番衣剋留土魯番王阿黑麻率衆來哈密
刀裂死阿木郎陝巴係土魯番親枝不知阿木郎所為不
忍殺攜歸土魯番由是哈密失守

朝廷命侍郎張海往經畧之海素有學術至彼上言遠夷不
可加兵來則厚撫叛則拒絕之而已朝廷用其策至弘治

十一年阿黑麻因不得通貢自將陝巴送回復立土魯番
通貢如舊弘治十七年哈密屬衛阿孛刺等怨陝巴培尅
陰誘阿黑麻子真帖木兒時年十三歲來哈密陝巴棄城
走沙州真帖木兒亦退避刺木城曰我來恐達賊奪占哈
密耳若有人來守哈密我歸本土無他意也鎮守差管舍
董傑等同哈密衛都督奄克孛刺寫亦虎仙至哈密撫諭
夷衆仍令陝巴守國阿孛刺等執迷不聽欲真帖木兒守
城奄克孛刺等將阿孛刺等六人擒殺餘黨方纔畏服董
傑等回報鎮巡官復差都指揮朱瑄統領官軍送陝巴到
哈密復立時阿黑麻已死諸子仇殺離散真帖木兒不肯

回還願依奄克孛刺暫住哈密朱瑄恐陝西懷疑生變携
真帖木兒甘州羈住正德七年放回陝巴死子速壇拜牙
郎立貪酒好色不行正事厲夷哈郎欲訴害之正德八年
走入土魯番土魯番王速壇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
占守哈密遣使遺書甘州鎮巡官曰哈密城金印在我與
我段一萬將城與我差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領軍
馬往漢人地方去巡撫都御史趙鑑總制都御史鄧璋以
土魯番書聞且言逆虜所求不可允乞照先年差侍郎張
海故事差官經畧彭澤者陝西蘭州衛人也與大學士靳
貴同年進士皆大學士楊廷和門生貴丹徒人兵部尚書

陸完長洲人同鄉數人皆無濟時才而澤在四川事完回
京遂薦澤總制甘肅軍務議曰番夷挾求賞幣不可與差
官經畧不可行請命彭澤徵調延寧人馬外遏番夷內逐
達賊請 勅都督奄克亭刺馮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又
勅赤斤等衛如遇番夷內侵併力捍禦御史張麒上言既
有鄧璋總制不宜復令彭澤總督且澤貫陝西不宜差
公幹楊廷和怒撰 旨斥責尋外補麟鳳陽府知府後竟
黜落又有給事中王江上言治病者藥無二君奕其者局
無二帥不官並用二人總統戎務亦外補江鳳翔知府澤
自四川等甘州集延寧 諸路兵萬餘借戶部糧價銀買馬

盜取為賂侍郎馮清專供甘肅軍餉銀費以百萬兩計遣
土魯番火者他只丁寇赤斤苦峪諸衛殺掠甚慘遣人來
甘州遺書曰速送段來澤素任情以為番夷好利可以利
啗乃坐視殺掠按兵不救遣使直造虜庭納幣二十銀酒
器一付贖取哈密城印哈密衛都督四人奄克亭刺失拜
烟峇在肅州馮亦虎仙滿刺阿王在哈密彭澤遣通事火
信馬馴等納幣土魯番以馮亦虎仙火者馬黑木等皆土
魯番親族故遣同往諭之曰忠順王不得城印與了小段
子兒甚麼稀罕我奏 朝庭麟衣膝闌織金段紗羅銀
器珍珠都發與你正德十年二月初三日火信等出加峪

傳之治察言
關十七日到哈密三月初八日往土魯番未至澤即奏河西事寧乞休致奉

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情停當行取回京巡按陝西監察御史燕澄者真定府人也澤為真定知府時相善澤陰托澄奏言陝西一省鄧璋彭澤二人總統戎務動相掣肘乞取彭澤回京委以重大之寄澤亦自奏西夷就降事已寧息土魯番雖欲侵犯肅州決不可得時楊廷和丁憂去澤又陰賄錢寧靳貴陸完等因燕澄之奏取澤回京適都察院缺官掌印薦澤掌都察院印催就道方燕澄之奏也巡按甘肅監察御史馮時雍奏言土番之酋長尚爾驕悍哈密

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好大開溝壑之慾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之所能逆覩靳貴令陸完寢其奏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王畏威悔禍已將哈密金印城池獻還乞將鎮巡等官各加恩典時馮亦虎仙等尚在途未到陸完改吏部王瓊代完乃以馮時雍奏復請乞留彭澤在甘肅候馮亦虎仙等回處置停當回京不准行彭澤正德十年閏四月取回京馮亦虎仙等八月內到土魯番交割贈幣又許送段幣一千五百匹取回金印退還哈密城土魯番差頭目虎都六馬亦火者撒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十二月初三日方入加峪關正德十一年

四月二十六日土魯番進貢使臣四十二名哈密進貢使
臣六十名伴送土魯番使臣十名彭澤原差傳諭夷情送
賞撫取城邱哈家使臣都指揮火者馬黑木等十二名驗
放入加峪關初彭澤之求回也都御史趙鑑與彭澤靳貴
亦同年進士鑑因是亦得轉南京操江都御史不候代輒
離任陝西左布政李昆亦貴同年代鑑巡撫甘肅昆為人
尤任情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寡謀邱來以雜幣二百疋
一付來使亦思馬因滿刺朶思遺速兒火者他只丁令其送
一忠順王回國質留虎六馮亦火者撒者兒於甘州以制其
變九疇言于昆曰彭總督當火者他只丁犯赤斤苦峪之

時曲為撫處厚加賞賜被其愚弄猶模稜幹事不能身後
利害以主國是復何面目立於天地間昆不能違亦思馬
因等同以質二夷告速壇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
蘭復來占守哈密差倒刺火者等來問甘肅消息陳九疇
監禁致死速壇滿速兒又差巴思等來甘州遺番書云我
幾次差人去為和好不從監責如箭射石不得九疇以巴
思等為姦細捶死滿速兒領兵到沙州牙木蘭來瓜州候
巴思等不回遂直犯肅州總兵官史鏞欲自甘州領兵來
防禦九疇以糧乏止之及是犯肅州九疇急令遊擊將軍
芮寧參將將存禮出兵禦之番兵鋒甚銳芮寧全師敗沒

集海雜言 二十二
蔣存禮幾不免攻破砦堡殺掠人民甚慘九疇惶恐哈
密夷人居肅州城者謀為內應倉卒之際驅逐出城夷衆
擾亂都督失拜因荅者進貢自京回九疇亦遣其出禦土
魯番既而疑其為變捶撻繫獄死又疑通事毛見等通土
魯番皆於賊退後捶死巴思等皆為姦細拘繫捶死虎都
六寫亦火者撒兒亦以為姦細拘繫又以寫亦虎仙知土
魯番入寇不行勸阻及先年土魯番設一千五百勾惹邊
患於失拜烟荅者皆本國潛從他國以叛逆論報至京師
彭澤大懼密謀干閣老梁儲事未下兵部 傳差大臣提
督軍務兵部會吏部諸衙門推舉上請儲言于吏兵二部

曰頃彭澤一往蓋澤自知奸欺敗露欲自往彌縫奏討銀
五十五萬兩充軍費先是芮寧之敗巡按甘肅御史王光
暨兵部都給事中汪玄錫等劾奏李昆等負撫綏之重任
昧經國之遠圖養成回賊之患大損中國之威兵部請勅
切責昆等戴罪防禦事竊勘究至奏差給事中黃城往甘
肅會同巡按御史趙春勘問前事大學士毛紀山東人李
昆之姻家黃城亦山東人春出毛紀門下黃緣徇私黃城
未至甘肅趙春奏言李昆有功無過乞除其戴罪今吏部
推用兵部不從及黃城至與趙春勘問依憑李昆陳九疇
原案回奏一無異詞兵部以彭澤李昆前後欺罔事跡疏

聞乞今法司按實議罪毛紀與大學士蔣冕同年力庇李
昆但今兵部會議密囑附澤者沮兵部奏吏部侍郎王鴻
儒者南陽府人也少時為門隸知府段堅蘭州人彭澤鄉
親堅見鴻儒俊秀教今習舉子業入學應試遂中解元後
出仕因堅以識澤為刎頸交至是會議鴻儒托禮部尚書
毛瑄戶部尚書石玠承望內閣風旨以謂大夫出使於外
苟有利於國家專之可也今事須再勘兵部尚書王瓊曰
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致貽後患利乎不利乎事須勘明更
勘何事衆多是兵部議而無一人為李昆庇者奏上澤罷
免為民李昆陳九疇等提赴刑部問侍郎金獻民署印淹

滯半年不成獄刑部尚書張子麟省親回始問成會多官
於午門前覆審彭澤擅差寫亦虎仙等往土魯番講和送
與段正後又許增添失信致啓邊釁并李昆坐視玩寇辱
國喪師皆無異詞特楊廷和丁憂服闋在閣與蔣冕毛紀
庇澤已罷免不罪李昆止降級陳九疇為民黃城趙春調
外任因是憾兵部尚書王瓊不附已深入骨髓正德辛巳

三月十四日

武宗崩四月二十二日

今上即位楊廷和草詔捕寫亦虎仙下獄今法司查黃城趙
春原擬開奏又於科道劾官本內云以瓊為勾引奸夷科

進後佳已

二二四

葉五

道本原無勾引奸夷事欲令法司因此中傷瓊法司以事
干夷情關係重大不敢從廷和怒令回話法司乃以寫亦
虎仙問結死于獄連及彭澤所差取印夷使火者馬黑木
及辯寃供明米兒馬黑麻皆坐與寫亦虎仙罪同死之竟
與瓊無干御史楊秉中者彭澤同鄉素厚及見瓊繫獄承
廷和風旨上言瓊害澤罷免乞罪瓊起用澤廷和乃催取
彭澤赴京為兵部尚書李昆陞都御史尋轉兵部侍郎陳
九疇陞都御史就令巡撫甘肅土魯番因寫亦虎仙等皆
被殺聚夷兵三萬餘嘉靖三年八月深入甘州寇掠以殺
降為詞攻破堡砦屠戮人民其禍甚慘皆楊廷和彭澤等

之所致也後給事中史道劾廷和為漏網元惡彭澤附廷
和奏乞罪史道奏下吏部尚書喬宇以道巧詆廷和乞治
罪遂下道錦衣獄謫南陽府通判給事中于桂御史曹嘉
揚繼劾廷和彭澤結黨亂政符同奏啓南北科道官亦交
章論劾澤阻塞言路蔣冕毛紀黨廷和彭澤調曹嘉外任
知縣令喬宇外補于桂淮安知府太常寺卿楊一瑛者小
人也奏言廷和孤忠時望所屬而史道首開誣詆之源于
桂則導其流曹嘉則揚其波乞暴白是非懇留廷和以慰
中外之望蔣冕乃極是其說令廷和速起視事廷和蔣冕
思史道曹嘉因揚露已奸被謫恐公論終不容欲并假言

官之手深罪之以塞天下之口又聞給事中閻閱與曹嘉
史道議論相合不附已乃令給事中毛玉御史劉廷蘆劾
史道曹嘉閻閱為疑間忠良變亂國是再謫史道陝西縣
丞曹嘉四川判官閻閱已陞僉事遠竄雲南蒙自縣丞給
事中孟竒御史吳鎧等十九人相繼論救皆責之時稱史
道閻閱曹嘉為館中三傑楊廷和蔣冕毛紀為閣中三黨
後宣府遊擊將軍靳英以贓敗御史郭輔劾兵部用人徇
私給事中曹懷論澤門如市道之交家有受金之第澤自
陳准致仕楊廷和因主事桂萼論其為權奸首亂大禮幸
蒙

聖明開悟亦令致仕蔣冕毛紀繼去給驛人夫月米并廩子
世襲指揮一如廷和恩典喬宇以附廷和等亦罷免其後
金獻民亦以交通邊帥去任其子檢討金臬以接受邊帥
書簡降湖廣荊州府推官廷和子狀元楊慎雲南充軍史
道閻閱曹嘉皆召還復其官天道好還其速如此

國朝陞用六部堂上官不拘出身何衙門如順天間以布
政王暉為禮部尚書初無禮部必用翰林出身之例又楊
士奇以儒士由齊府審理副胡儼由知縣李賢由吏部主
事薛瑄由御史皆得入閣亦無內閣必由翰林出身之拘
成化弘治以來南京吏部必須用翰林一人南北禮部非

翰林出身者不得陞入由是翰林人多陞顯要而科道部屬不得齊軀並駕矣

天順間蕭維禎爲都御史阿附吉祥石亨徐有貞害于謙等文獄案故入死罪律當反坐後維禎陞南京刑部尚書都御史寇深爲吉祥姪曹欽殺死舉代者李賢首薦維禎可用

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遂不用夫蕭維禎奸黨誣忠而賢薦用之則賢爲有禎之黨豈昭昭矣

雙溪雜記終

菽園雜記

吳郡陸文量言

朝廷每端午節賜朝官喫糕粽於午門外酒數行而出文職大臣仍從駕幸後苑觀武臣射柳事畢皆出

上迎 母后幸內沼看划龍舡砲聲不絕蓋宣德以來故事也丙戌歲砲聲無聞人疑之後聞供奉者云是日內官奏放砲 上止之云酸子聞之便有許多議論也

上之顧恤人言如此可以仰見 聖德矣

奉天門常朝御座後內官持一小扇金黃絹包裹之嘗聞一老將軍云非扇也其名卓影辟邪永樂間外國所進但

聞其名不知為何物也

嘗聞尚衣縫人云

上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製

本朝家法如此

太廟紅紵絲拜裯立脚處乃紅布其

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佻達子弟乃有以紵絲綾緞為裯者其暴殄過分亦已甚矣

福建按察副使沈文敏其母隨養時雙目失明延一鑿療之云障翳已重藥不能効乃先藥之使不知痛尋以物撥轉眼睛向內一面向外封閉三日而開視物無二不見云眼睛惟兩角有筋繫之故可撥轉然非削鼻聖手不能也文敏兄玄谷為予輩言之

士子讀書作文辛苦最宜節欲蓋勞心而不節欲則火動火動則腎水日耗水耗而火熾則肺金受害傳變為勞瘵聞此論出儒門事親書但此書未之見又久坐耽書者血氣凝滯主生痔聞之金齒孫鑿士云

近見洪武四年御試錄總提調中書省官二人讀卷官奈酒博士給事中修撰各一人監試官御史二人掌卷受卷彌封官各主事一人對讀官司丞編修二人搜檢懷挾監門巡綽所鎮撫各一人禮部提調官尚書二人次御試策題又次恩榮次第云

洪武四年二月十九日廷試二十日午門外唱名張掛黃

九
勝奉天殿欽聽宣諭同日除授職名於奉天門謝恩二十
二日錫宴于中書省二十三日國子學謁先聖行釋菜禮
第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第一名授員外郎第二名第三
名授主事第二甲一十七名賜進士出身俱授主事第三
甲一百名賜同進士出身俱授縣丞姓名下籍狀與今式
同國初制度簡畧如此

北虜南牧黃河之曲

上乃命彰武伯楊信將兵勦之選調大同宣府寧夏三鎮精
兵各三千爲策應如其軍之數給內庫冬衣遣官犒之予
於是有寧夏之後七月二日進內府乙字庫關領見內官

之矣師山集識見高議論當如云項羽置太公於俎上告
高祖而殺之高祖於此所宜早辭請降迺歸其父然後以
項羽既弑其君又欲殺人之父以挾其子與師問罪與之
決勝負於一戰定成敗於萬全未晚也豈可大言無當索
父之羨以吾親之重爲天下之一擲哉向非項羽有婦人
之仁使高祖無項伯之援則太公烹於俎上矣項羽既殺
太公分羨高祖然後布告天下謂高祖顧其父挾人殺之
而食其羨與師問罪則高祖負殺父之名此身殆將無所
容於天地之間又安能與之爭天下哉項羽既不知出此
反惑於爲天下者不顧其家之言使太公幸而獲免高祖

因之成事天下遂以高祖爲得計索美爲名言紊綱常之
義失輕重之權矣末乃引孟子答桃應之問結之此前人
所未道也

甲午紀功宣府嘗咨問彼處鎮巡文武大臣功業德惠在
人耳目者武強侯楊公洪都督譚公廣侍郎劉公璉都御
史李公秉葉公盛

本朝中官自正統以來專權擅政者固嘗有之而傷害忠
良勢傾中外莫如太監王振然宣德年間 朝廷起取
花木鳥獸及諸珍異之物內官接跡道路騷擾甚矣自振
秉內政未嘗輕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間軍民得以休息是

民者其爲民遠慮如此因類記之

環慶之墟有鹽池產鹽皆方塊如骰子色瑩然明徹蓋即
所謂水晶鹽也池底又有鹽根如石土人取之規爲盤盂
允煮肉貯其中炒勻皆有鹹味用之年久則日漸消薄其
肅寧夏之地又有青黃紅鹽三種皆生池中

陝西布政司本唐宰相府前堂屏宸後有方石池中刻波
浪紋云是宰相冰果之器後堂簷下有一石池中地稍高
四周有走水渠云是宰相用以割羊觀此二物知古之宰
相富貴如此又有釘官石石理中斷釘歷歷可見云唐舉
子以此自占其後凡釘入者終身利達不入者不利徃徃

有驗云至今猶存

焚書祇是要人愚人未愚時國已虛惟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黃石讀兵書此題焚書坑不知何人所作家君常誦之坑在驪山下即坑儒谷是也

正統己巳車駕蒙塵虜勢益熾群情騷然太監金英集廷臣議其事衆囁嚅久之翰林徐理建議謂宜南迁英甚不然之適兵書于謙奏欲斬倡南迁之議者衆心盡決景泰皇帝既即位意欲易儲一日語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扣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上爲之默然蓋

上所言者謂懷愍英所言者謂今上也

意與猷陵之對正相似理後改名有真聞之叅政余公守俊云

陝西環縣界有唐時木波合道等城遺址志書以爲范文正公守環時所築嘗考之唐德宗興元十三年二月築方渠合道木波三城邠寧節度使楊朝晟之力也文正公或因其舊址而脩築之故云耳

溫泉在臨潼縣驪山北麓即唐之華清宮也山上有玉女祠即其發源處唐時每歲臨幸宮殿富麗今惟此地存焉池上覆屋數楹四周甃以甃石其水寒暖適調清澈可見絲髮湯泉若句容宣府遵化等處亦有之其佳勝宜莫如

此然以官府掌之非貴宦無由得浴其外別引泉爲男女
混堂二處則居民共之

巨跡之說如蘇子麒麟蛟龍之喻固足以破群疑矣以予
言之先儒之疑未能以意逆志者也傳云姜嫄高辛之世
妃謂之妃有夫之稱也蓋姜嫄之祀郊當在有家之後非
謂爲處子時也使爲處子無人道之感感巨跡而生稷是
誠怪異然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况未嫁而求子是乃淫
濫無耻之女使姜嫄有此詩人宜爲之諱安肯形之歌詠
以告於神明哉人人致疑於有無之間正泥於無人道而
有子一句耳後世史臣叙帝王之生往往附會立異以神

其事如漢高母與龍遇之類未必非巨跡有以啓之也姜
嫄廟在邠州道中因過此而評之

陳僖敏公鑑爲都御史巡撫陝西時用法寬平臨事簡易
數年間雨暘時若年谷屢登民信愛之以其美髯鬚呼爲
鬚子爺爺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得代遮道借留者數千
人衢路至不能行公諭以當復來始稍散去及其復來焚
香迎候亦然民之父母及身有疾者發願爲公昇轎則不
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昇之雖禁不息也及公
去有圖其像以奉香火者其得民如此代公者欲懲其弊
而濟之以猛識者亦以爲宜然民雖陽畏而陰實怨之且

旱潦相仍邊事日作非復昔時之氣象矣故善論公者以爲非但其德有以惠乎民而其福之庇乎民者亦博矣陝西司都指揮整劾嘗納數惡少爲義兄弟一人受控則共力復讐整嘗擊殺一人於都市歌樓主家執之不力被脫去乃執其黨劉某於官究整所在劉曰非整之罪實某殺之也衆証爲整劉自認益堅法司不能奪乃論死後得末減發充遼東三萬衛軍整德之每歲供其軍貲時整有老母故劉誣代之古之俠士不能過也
太監牛王之敗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等因上疏言宦官干政專權置立私宅等事皆

祖宗時所無請一切禁革之其言謹直切中時弊徽等各調任遠州判官天下之士莫不慕其風采而欽重之徽字尚文南京人士類素薄其爲人及聞此舉乃信古人之取跡弛有以也丙戌歲予以犒師寧夏過寧州聞判官李乃數中人延入茶話問及此事李云始謀於王淵志默也恐同僚有進止者乃焚香告天以爲盟奏本則各草一通俱送尚文以備采取若爲首則六科以次排定不容退避蓋舊規也志默紹興山陰人謫四川茂州判官予以此舉徽擅其名而淵之力居多故表著之
陝西城中舊無水道井亦不多居民日汲水西門外叅政

余公子俊知西安府時以爲關中險要之地使城閉數日
民何以生始鑿渠城中引灞澗水從東入西出環甃其下
以導水其上仍爲平地迤邐作井口使民得以就汲此未
世之利也

西岳華山西鎮吳山皆在陝西境內載在祀典而西安又
有五岳廟陳僖敏巡撫時既不能毀而又奏請重修之遂
非甚矣况勞民傷財在所得已此不學之弊也

水東日記云世稱警悟有局幹人曰乖覺于兵部奏內嘗
用之然未見所出乃引韓退之羅隱乖角字以爲與今乖
覺意正相反蓋奏詞不罷官府公文間用方言時語不必

一一有出也今之所謂乖即古之所謂黠豈美德哉韻
書訓乖云戾也背也離也凡乖者必與人背離好與人相
約諫君劾奸死難稍有利害則避而違之以自全反謂不
違者爲痴此正所謂乖覺也今以警悟有局幹釋之蓋誤
以乖爲美而不究其非耳不然則世之循理守正之士豈
皆不警悟無局幹者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温州永嘉人聞閣老預定第一甲三
人候讀卷時問同在內諸公云周旋儀貌何如或以豐美
對閣老喜及傳臚不類所聞蓋豐美者嚴州周瑄聽之不
直而誤對耳天順庚辰曹欽友連捕其黨寧波馮益損之

甚急一星士馮益謙之就逮亦弃市蓋二人皆寧波人且同名故有此誤乃知人之禍福固非偶然然亦有如此者真所謂命也

巡撫陝西都憲嘉禾項公忠令慶陽邠寧州縣督民種樹道旁民頗怨之巡撫延綏都憲廣東盧公祥有詩嘲之其終篇云可惜路旁如許地只栽榆柳不栽桑項公和韻云老我豈無衣食計安知此地不宜桑二詩今在慶陽公館壁間邠寧慶陽皆古豳地七月之詩言蚕桑之事備矣要之盧公之言得之項公蓋飾非耳不然是未嘗讀豳詩也茫浪參將趙爰兒土人也嘗馬嘍視土中有物得一刀甚

異每地方將有事則自出其鞘者寸餘鞘當刀口處常自割壞識者云此靈物也宜時以羊血塗其口爰兒賴其靈每察見出鞘則預為之備以是守邊有年卒無敗事太監留馬兒還朝日求此刀不與以是掩其功不得陞

民間俗諺各處有之而吳中為甚如舟行諱住諱翻以著為快兒幡布為抹布諱離散以梨為圓果傘為豎笠諱狼籍以榔槌為興歌諱惱躁以謝竈為謝懼喜此皆俚俗可笑處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稱快兒者

陝人有召詩仙者箕動問為某仙書一鬼字又問既是鬼如何不求託生乃書一詩云一夢悠悠四十秋也無煩惱

也無愁人皆勸我歸塵世只恐爲人不到頭書畢請留名
復書一鬼字而去予謂此鬼不妄託神仙之名可謂奇矣
然知鬼之不可復爲人而云不願復爲人其亦黠矣哉
洪武中朝廷訪求通曉歷數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必爵
及封侯食祿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奏言國祚長短
在德厚薄非曆數之可定三代有道之長固所弗論三代
而下深仁厚德者漢唐宋而已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
之恭儉昭宣之賢明光武之中興章帝之長者唐太宗之
力行仁義宋太祖之誠心愛民是以有道之長國祚最短
者莫如秦其次如隋又其次如五代始皇之酷虐煬帝之

苛暴五代之窮竟是皆人事所致豈在曆數欽惟

聖上應天眷命掃滅胡夷救亂誅暴其功大矣然神武過於
漢高而寬仁不及賢文過於太宗而忠厚不及是以御宇
以來政教未敷四方未治伏乞效漢高之寬仁同太宗之
誠慈法三代之稅歛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又何必問諸
小技之人邪又言 陛下連年遠征臣民萬口一辭皆
知爲耻不得傳國寶欲取之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楚
平王時以卞和所得之玉琢之秦始皇秘之名曰御璽自
是以來歷代珍也遂有是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
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之君

趙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皆不旋踵而亡蓋
徒知玉璽之爲寶而不知仁義之爲大寶故也天下治安
享國之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
者在仁義而不在此璽亦明矣今爲取寶使兵革數動軍
民困苦是忽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聖人智出
天下明照萬物何乃輕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耶又言
方今力役繁難戶口雖多而民勞者衆賦歛過厚田糧雖
多而民窮者衆教化博矣而民不悅所謂徒善也法度嚴
矣而民不服所謂徒法也云云言甚壯直但不知爲某縣人
孟子云傳說舉於放築之間屈原云說操築於傅岩兮武

丁用而不疑二書築字猶周書築室百堵之築秦氏註說
築傳岩之野云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蓋以版築
胥靡之事說賢者不宜有此爲賢者諱故云然爾然孟子
去殷周末遠必有所傳况耕稼陶漁不足以病舜釣弋獵
較不足以累孔窮而操築亦何足以爲說諱乎此先儒註
解平易莫如朱子也

古人於圖書書籍皆有印記云某人圖書今人遂以其印
呼爲圖書正猶碑記碑銘本謂刻記銘於碑也今遂以碑
爲文章之名而莫之正矣

前輩詩文稿不愜意者多不存獨於墓誌表碣之類皆存

之者盖有意焉景泰甲戌進士薊州錢源其先崑山人嘗以公差過崑訪求其祖墓父老無能知者居數日沈通理檢家藏前人墓誌得洪武柒年邑人盧熊所為錢瑞妻章氏墓誌始知其祖墓在今儒學之後而封表之於是知葬埋之不可無誌而誌葬者世系葬地尤不可以不詳也士大夫得親戚故舊墓文必收藏之而不使之廢棄亦厚德之一端也源本沙頭郁氏子郁與錢世連姻錢無子郁以一子為其後後成薊州郁今為醫官錢氏則已絕矣天順庚辰會試錄論語義事必有義一句是大病人皆忽之盖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義不在事在吾處事之心故書

云以義制事朱子亦以心之制事之宜釋義字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事之善者必合乎宜其不善者何宜之有若云事必有義則為奸為盜亦義乎此正義外之說若於事上添一處字則無病矣聞此文筆削於柯內翰潛云

吳中鄉村唱山歌大率多道男女情致而已惟一歌云南山脚下一缸油姊妹兩箇合梳頭大箇梳做盤龍髻小箇梳做羊蘭頭不知何意朱廷評樹之嘗以問予予思之翌日報云此歌得非言人之所業本同厥初惟其心之趣向稍異則其成就遂有大不同者作如是觀可乎樹之云君之穎悟過我矣作如是觀此山歌第一曲也

天順初有歐御史者考選學校士去留多不公富室子弟
懼黜者或以賄免吾崑鄭進士文康篤論士也嘗送一被
黜生詩篇末云王媵本是傾城色愛惜黃金自誤身事可
知矣時有被黜者相率鳴訴于巡撫曹州李公秉公不為
理未幾李得代順德崔公恭繼之諸生復往訴公一一親
試之取其可者撥送入學不數年有中鄉試者有登進士
第者二公一以鎮靜為務一以伸理為心似皆有見若其
孰為得失必有能辯之者

天順三年南直隸清理軍伍御史郭觀持法頗刻崑山縣
有一人誣首者至連坐二十四人克軍予家時為里正亦
在遣中將欲伸寃於巡撫公聞太倉查用純閑習吏學與
謀之查云巡撫與御史各領勅書行事訴之無益又謀之
崑城高以平高云訴之可也或以查語質之高云此非有
識之言也在京刑部都察院獄情必大理寺評允無碍方
敢決斷御史在外行事旁若無人刑獄苟有寃抑伸理平
反非巡撫而誰訴之有益於是往訴都憲崔公果為平反
之二十四人皆復為民諺云事要好信三老信然

天順癸未會試寓京邸嘗戲為魁星圖題其上云天門之
下有鬼踢斗癸未之魁必定入手貼於坐壁亡何失去時
陸鼎儀寓友人溫秉中家出以為玩予為之惘然問所從

來云昨日倚門一兒持此示我以果易之予默以爲吾二人得失之兆矣未幾鼎儀中第一名予下第

崑山顧仲瑛一名阿瑛號金粟道人自題其小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何時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觀此詩其風致可槩見矣予嘗得其石刻本

本朝開科取士京畿與各布政司鄉試在子卯午酉年秋八月禮部會試在辰丑未戌年春二月蓋定規也洪武癸未太宗渡江天順癸未貢院火皆以其年八月會試明年三月殿試於是二次有甲申科貢院火時舉人死者九十餘人好事者爲詩云回祿如何也忌才春風散作禮

闌災碧桃難向天邊種丹桂翻從火裏開豪氣滿場爭吐焰壯心一夜盡成灰曲江勝事今何在白骨稜稜漫作堆至今誦之令人傷感

正統間戶部侍郎王祐某地人出入太監王振之門祐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振甚眷之一日問祐曰王侍郎爾何無鬚祐對云老爹無鬚兒子豈敢有鬚此語真直一笑也

新舉人朝見着青衫不着襪衫者聞始於宣宗有命欲其異於歲貢生耳及其下第送國子監仍着襪衫蓋國學自有成規也

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甚多其大者數事如前代公主寡
再為擇壻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與朝臣並任有以功封
公侯者今中官有寵者賜袍帶有軍功者增其祿食而
已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寮今大臣有專擅選官之律
前代文廟聖賢皆用塑像本朝初建國學革去塑像皆
用木主前代岳鎮汝瀆皆有崇名美號今止以山水本名
稱其神郡縣城隍及歷代忠臣烈士後世溢美之稱俱令
革去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挾妓宿娼有禁甚至罷
職不叙

○陳元孚先生讀書法生則慢讀全語句熟則疾讀貪遍數
緊聯以續其斷嗚怒以正其誤未熟切忌背誦既倦不如
少佳如此力少功多乃是讀書要務

薛主事機河東人言其鄉人有患耳鳴者時或作癢以探
探之出虫蛻輕白如鷲翎管中膜一日與其侶並耕忽雷
雨交作語其侶曰今日耳鳴特甚何也言未既震雷一聲
二人皆踏于地其一復甦其一腦裂而死即耳鳴者乃知
龍蟄其耳至是化去也又戴主事春松江人言其鄉有衛
勇公者手大指甲中見一紅觔時或曲直或蜿蜒而動或
惧之曰此必承雨濯手龍集指甲也衛因號其指曰赤龍
甲一日與客泛湖酒半雷電繞舡水波震蕩衛戲語坐客

一曰吾家赤龍得無欲去邪乃出手舁窓外龍果裂指而去
此正與青州婦人青魴瘻則龍出事相類傳云神龍或飛
或潜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信矣哉

婦人覺有娠男即不宜與接若不息主半產蓋女與男接
欲動情勝亦必有所輸泄而子宮又悶固多致半產牛馬
之類受胎後牡者近身則墮之謂之護胎所以無半產者
人惟多欲而不知忌故往往有之產寶論及婦人科書俱
無此論可謂擴前人所未發矣吾聞之戴考功景元蓋必
一有所本云

一移文中字有日用而不知所自及因襲誤用而未能正者
姑舉一二如查字音義與槎同水中浮木也今云查理查
勘有稽考之義弔本傷也愍也今云吊卷弔冊有索取之
義票與慄同本訓急換今以為票帖綽本訓寬緩今以為
巡綽蓋本孟也今以名鐵胃鐳本鉦也今以名釧屬又如
間朝間辯課程其義皆未曉其亦始於方言也歟價直為
價值足穀為足勾幹運為空運此類尤多甚者施之章奏
刻之榜文此則承譌踵謬而未能正者也

佛本音弼詩云佛時仔有又音拂禮記云獻鳥者佛其首
註云佛不順也謂以翼戾之禪本音擅孟子曰唐虞禪是
已自胡書入中國佛始作符勿切禪始音蟬今人反以輔

佛之佛禪受之禪圈科非知書學者

僧慧暕涉獵儒書而有戒行末樂中嘗預修大典歸老大倉興福寺予弱冠猶及見之時年八十餘矣嘗語坐客云此等秀才皆是討債的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喫多少辛苦受多少驚怕與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其時士大夫無負國家國家負天下士大夫多矣這便是還債的近來聖恩寬大法網疎濶秀才做官飲食衣服輿馬宮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幹得幾許事事來到頭全無一此罪過今日國家無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負國家多矣這便是討

債的此吾所親聞也適僧人談及此翁平生因記憶之還債討債之說固是佛家緒餘然謂今日士大夫有負朝廷則確論也省之不能無愧

回回教門異於中國者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尸所尊敬者惟一天宇天之外最敬孔聖人故其言云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住海東惟有孔門真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見中國人修齋設醮笑之初生小兒先以熟羊脂納其口中使不能吐嚙待消盡而後乳之則其子有力且無病其俗善保養者無他法惟護外腎使不着寒見南人著夏布袴者甚以為非恐涼傷外腎也云夜卧當以手握之令暖

謂此乃生人性命之本根不可不保護此說最有理
太倉未有學校之前海寧寺僧善定能講四書里之子弟
多從之游嘗語人曰爲人不可壞了大題目如爲子須孝
爲臣須忠之類是也淮雲寺僧惟寅亦能講解儒書嘗語
人曰凡人學藝須學有跡者無跡者不能傳後如琴弈皆
爲無跡書畫詩文有跡可傳也此亦有見之言其徒常誦
之有詰之者曰爲人而去其大倫謂之不壞大題目可乎
爲學出日用彝倫之外而歸於寂滅謂之有跡可乎其徒
不能答

惡瘡初覺時宜汗之然後用托裏敗毒之藥調治然此藥

多寒涼又須斟酌無令損元氣可也世有病瘡者服涼劑
過多瘡雖愈而胃氣已傷卒成腹心之疾不可救治

古諸器物異名龜其形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
物其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徒牢其形似龍而小性
好吼叫有神力故懸於鐘之上憲章其形似獸有威性好
囚故立於獄門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橋所蟋蟀形似獸鬼
頭性好腥故用於刀柄上蠶蛭其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
於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龍性好文彩故立於碑文上金猊
其形似獅性好火烟故立於香爐蓋上椒圖其形似螺螄
性好閉口故立於門上今呼鼓了非也蚘蚘其形似龍而

小性好立險故立於護朽上鰲魚其形似龍好吞火故立於屋脊上獸物其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門環上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出山海經博物志右掌過倪村民家見其雜錄中有此因錄之以備參考如詞曲有門迎四馬車戶列八椒苗之句八椒苗人皆不能曉今觀椒苗之名義亦有出也然考山海經博物志皆無之山海經原缺第十四十五卷聞博物志自有全本與今書坊本不同豈記此者嘗得見其全書歟

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漢壽本亭名今人以漢爲國號止稱壽亭侯誤矣漢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萬戶以上或不滿萬戶爲縣凡封侯視功大小爲亭侯次鄉縣郡侯雲長漢壽亭侯蓋初封也今印譜有壽亭侯印蓋亦不知此而乃僞爲之耳

談星命者以十二宮值十一曜立說論人行年休咎十一曜宋潛溪嘗辯之而十二宮亦有可以破愚昧者三代之時人授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非若後世富連阡陌貧無立錫其時田宅未聞餘欠也男則稼穡女則桑麻以衣以食用器不足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務本者不至乎貧逐末者不至乎富其時財帛蓋無不足者子事其父弟事其兄少

事其長奴僕惟官府有之民庶之家非敢畜也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庶人后夫人妃嬪妻妾各有定制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室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各有其節婚姻之早晚妻妾之多寡無容異也鄉田同井死徙無出鄉其時迁移之計何自而興四十始仕五十命為大夫七十致仕出身遲速官職崇卑之說何自而起蓋後世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於是小道邪說以作雖有聰明才智之士不能不為之惑何則教化不足以深入人心故人自信不篤而徇物易移也可不思之

京畿民家羨慕內官富貴私自菴割幼男以求取用亦有無籍子弟已婚而自菴者禮部每為奏請大率

御批之出皆免死編配口外衛所名淨軍遇赦則所可按故事奏送南苑種菜遇缺選入應役亦有聰敏解事躋至顯要者然此輩惟軍前奄入內府者得選送書堂讀書後多得在近侍人品頗重自淨者其同類亦薄之識者以為朝廷法禁太寬故其傷殘肢體習以成風如此欲潛消此風莫若於遇赦之日不必發遣種菜悉奏免為僧祇蓄俱令終身禁錮之則此風自息惜乎人懼傷其類而莫敢言也吳中吳家計一歲食米若干石至冬月春白以蓄之名冬春米嘗疑開春農務將興不暇為此及冬預為之聞之老

農云不特爲此春氣動則米芽浮起米粒亦不堅此時春者多碎而爲糶折耗頗多冬月米堅折耗少故及冬春之言大有理

禮不下庶人非謂庶人不當行勢有所不可也且如娶婦三月然後朝見及見舅姑此禮必是諸侯大夫家才可行若民庶之家大率爲養而娶况室廬不廣家人父子朝暮近在目前如何待得三月又如內外不共井不共溷浴不共溷浴猶爲可行若鑿井一事在北方最爲不易今山東北畿大家亦不能家自鑿井民家甚至令婦女沿河擔水山西少河渠有力之家以小車載井綆出數里汲井無力

者以器積雨雪水爲食耳亦何嘗得贏餘水以浴以此類推之意者古人大抵言其禮該如此耳未必一一能行之也

京師有李實名牛心紅核必中斷云是王戎鑽核遺跡湖湘間有湘妃竹斑痕點點云是舜妃洒淚致然吳中有白牡丹每瓣有紅色一點云是楊妃粧時指捻痕有舜歌麥其穢無芒熟時遙望之焦黑若火燎然云是舜後母炒熟麥令其播種天佑之而生故名有王莽竹每竿著上一節必有剖裂痕云是莽將篡位蔽銅人於竹中以應符讖而然凡此固皆附會之說然其種異常亦造化之妙莫能測

也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
眠天子呼來不上舡說者以舡為襟紐竊意明皇或在舡
召白白醉而不能上耳不必鑿說也唐人常處士郊居詩
云門前晚晴秋色老萬條寒玉一溪烟萬條寒玉謂竹也
近時作草書者皆書作蕭條寒玉固刻版者誤之亦不思
之甚也

張繼楓橋夜泊詩二句云江村漁父對愁眠一本作江楓
漁火尤佳但不知繼自改定定於他人耳

沈質文卿福建按察副使文敏之兄居太倉家甚貧以授
徒為生一夕寒不成寐穿窬者穿其壁文卿知之口占云
風寒月黑夜迢迢孤負勞心此一遭只有破書三四束也
堪將去教兒曹穿壁者一笑而去味其意蓋欲其教子讀
書勿為此也視世上如今半似君之句頗為優柔矣

○司馬長卿慕蘭相如之為人名相如陶淵明慕諸葛亮名
元亮范希文慕王通名仲淹宋景濂慕周茂叔名濂司馬
文浮於行與蘭不倫陶之不仕宋有隆中抱膝風槩特未
見其施為何如耳文正公道德功名於文中子無愧景濂
資稟甚高讀書過目終身不忘苟用心於正學其造周子
之地不難也然徒攻文詞且旁覽佛書以誇多於時深可

惜也

張倬山陰人景泰初為崑山學訓年未三十以聰敏聞典史姜某體肥嘗戲張云二三十歲小先生倬應云四五百斤肥典史有與僧會者嘗對客云儒教雖正不如佛學之博如僧人多能讀儒書儒人不能通釋典是已本朝能通釋典者宋景濂一人而已倬云譬如飲食人可食者狗亦能食之狗可食者人決不食之矣此雖一時戲言亦自可取

東西長安門通五府各部處總門京師市井人謂之孔聖門其有識者則曰拱辰門然亦非也本名公生門予官南
京時於一鋪額見之近語兵部同寮以為無意義多譁之
問之工部官以予為然衆乃服

吏人稱外郎者古有中郎外郎皆臺省官故僭擬以尊之
醫人稱郎中鑷工稱待詔木工稱傅士師巫稱太保茶酒
稱院使皆然此胡元名分不明之舊習也 國初有禁
鎖鑰云者以其形如籥耳今鎖有圓身者古制也方身鎖
近世所為唐人云銀鑰卻收金鎖合誤以開鎖具為鑰開
鎖具有名鑰匙亦名鎖匙

南京通政司門下有一紅牌書曰奏事使云洪武間允有
欲奏事不得至 御前者取此牌執之可以直入內府

各門守衛等官不敢阻當 國初通達下情如此成化
初年南京通政司官遇告狀有所知名則不受甚者撻而
逐之

本朝六卿之設雖祖周官而六部之名實沿唐制但唐之
六部為尚書省之屬曹本朝六部為六尚書之公署唐以
為省名今以為官名為不同耳

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墳墓在傍
者當外徙 高皇云此墳墓皆吾家舊隣里不必外徙
至今墳在陵域者春秋祭掃聽民出入無禁此言聞之鳳
陽尹社長云於此可見帝皇氣象包含遍覆自異於尋常

萬萬也

本朝文臣封伯爵者洪武中中書左丞相汪廣洋封忠勤
伯弘文館學士劉基封誠意伯正統中兵書王驥封靖遠
伯天順中左僉都徐有貞封武功伯鴻臚卿楊善封興濟
伯成化間兵書王越封威寧伯廣洋後坐累有貞越不久
革爵謫遠地基善革除身後子孫世祿驥一人而已

南京各部皂隸俱戴漆巾惟禮部無之諸司前門俱有牌
額惟兵部無之云洪武中邏卒常陰伺諸司得失禮部皂
隸嘗晝寢兵部夜無巡警皆被邏者取去故至今猶然吏
部後有敬亭者 仁廟為皇太子監國時吏部選官謂

之敬選故云

羅修撰倫上疏論閣老南吹李公奪情事調廣東市舶提
舉章編修懋黃編修仲昭莊檢討景皆上疏論元夕觀燈
事章調知臨武黃調知湘潭莊調桂州判官李公歿後
淳安商公復入閣言於上皆得復其官於是羅爲南
京翰林修撰章黃皆爲南京大理評事莊爲南京行人司
副適廬陵陳公亦卒士人有爲詩悼之者末二句云九原
若見南陽李爲道羅生已復官蓋章黃莊三人之謫實出
上意而羅之謫李公不能無意故云先是大臣遭父母喪奪
情起復者比比皆是至是始著爲令皆終喪三年奪情起

復者亦間有之實出朝廷勉留非復前時之濫是則羅
生一疏之力也

宣德間大理寺卿胡槩巡撫南直隸用法嚴峻凡豪右之
家素爲民害者悉被籍其產徙置遠方雖若過甚而小民
怨氣一時得伸周文襄繼之一意寬厚富家大戶頗被併
懽有告訐者亦不輕理一訐者面訴公曰大人如何不學
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達公徐語之曰胡卿敕書令其
祛除民害我敕書只令撫安軍民朝廷委託不同
溫顏遣之人服其量

嘗有人臨刑以三覆奏得免或問當此時自覺心神何如

云已昏然無所知但記身坐屋脊上下見一人面縛我妻
子親識皆在其旁少頃報至才得下屋蓋上屋者其魂所
見面縛者其身也觀此則世俗落竟之說信有之矣
文皇兵至濟南城未下以箭書射城中促降時國子監生濟
陝高賢寧適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乞罷兵
未幾城下賢寧被執云此即作論秀才 文皇曰好人
也欲官之固辭其友紀綱勸令就職賢寧曰君是學校棄
才我已食廩有年不可也綱言於 上全其志而遣之
年九十七而終蓋綱前時被黜生故云弃才是見賢寧守
身之節 文皇保天下之氣象兩得之矣此事聞之濟

陽安監生云

江西民俗勤儉每事各有節制之法其流弊頗有鄙陋可
笑者然亦各有一名如喫飯先一盃不許喫菜第二盃才
以菜助之名曰齋打底饌品要買豬雜臟名曰狗靜坐以
其無骨可遺也勸酒果品以木雕刻彩色飾之中惟特果
一品可食名曰子孫果盒獻神牲品貨於食店獻畢還之
名曰人沒分節儉至此鄙陋極矣學生讀書人各獨坐一
木榻不許設長凳恐其睡也名曰沒得睡此法可取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
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亡暴強十有六年上薦高號

孝道顯於既獻泰成乃降專惠
輒遠方登于繹山群臣
從者咸思悠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攻戰日作
流血於野自太古始世無萬數阨及五帝莫能禁止仍今
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
審城除黔首糜定利澤長久
群臣誦畧刻此樂石以著經紀皇帝曰金石刻蓋始皇帝
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
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
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固明白矣臣昧死請制
曰可秦有天下未久其文章多不傳此碑詞意簡古亦足
以觀一代之制故錄之若其書法前人論之詳矣

堂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阡陌等字相傳始於國初刑部
尚書開濟然宋邊實崑山志已有之蓋錢谷之數用本字
則姦人得以盜改故易此以關防之耳文章中非所宜用
也

正統間南直隸提督學校御史廬陵孫先生鼎篤信力行
之士言行政事足以表儀士類每閱諸生試卷雖盛暑若
燈下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侍者勸便服先生曰士
子一生功名富貴發軔於此此時豈無神明在上各家祖
宗之靈森列左右亦未可知小子豈敢不敬故事士子中
小試赴舉者插花掛紅鼓樂導送時
睿皇北狩之報

方至先生語諸生云 天子蒙塵在外正臣子泣血嘗
膽之時小子不敢陷諸生於非禮花紅鼓樂今皆不用乃
親送至察院前門而還至今人能道之

姪本妻兄弟之女古者諸侯之女嫁與諸侯以娣姪從左
傳云姪其從姑是已今人稱兄弟之子為姪不知誤自何
時唐狄仁傑諫武后云姑姪與母子孰親姑見於此然猶
稱武姓之子為姪對姑而言之耳此字隨俗稱呼則可若
施之文章不若稱從子族子之類之為愈也

歐陽公言餒餽之譌最為可笑今俗更於移文申如價直
之直作值槍刀之槍作槍案卓作案棹交倚作交倚此類

甚多使歐公見之當更絕倒也

自三代而下縉紳介冑列為二途者又矣然綜理綱維其
事武士未之能專也故歷代握兵者必皆文武兼資之才
近代若宋之安撫司元之行省皆總州郡兵民之政

國朝建制之初一切右武如五軍都督官高六部尚書一
階在外都司衛所比布政司府州官亦然然什伍之兵官
軍之食修固城隍繕完兵器之財皆自府州縣而出豈可
判而為二哉國家有事委任權力重在武臣事無不濟承
平日久無用武事則其勢自有不可行者矣今天下兵政
不立兵威不振正坐此也使當時謀國者為善後之計每

都司衛所正官俱設文職一員佐貳仍用武職除民事不預凡軍中事宜與布政使司及府州官會同行事庶乎其可也然律令有變亂成法之戒誰得而言之

洪武中京民史某與一友為火計史妻有美姿友心啗之嘗同商於外史溺水死其妻無子女寡居持服既終其友求為配許之居數年與生二子一日雨驟至積潦滿庭一蝦蟇避水上階其子戲之杖抵之落水後夫語妻云史某死時亦猶是耳妻問故乃知後夫啗之也翌日俟其出即殺其二子走訴於朝 高皇賞其烈乃置後夫於法而旌異之傳奇者為作蝦蟇傳以揚其善今不傳矣

南京國子祭酒陳先生敬宗師道卓立名重一時六館士殆千人凡升堂聽講會饌儀矩整嚴雖 朝廷之上不之過也時豐城侯李公隆居守於先生最所敬重過其第必留宴宴或以家姬作樂談笑竟日未嘗一目之常以拊指搯中指自持翌旦視其指甲痕猶在蓋恐失色於人也其檢身之功如此此其所以模範多士至今南京言師道之重者必以先生為稱云

正統初南畿提學彭御史勗嘗以求樂間纂脩五經四書大全討論欠精諸儒說有與集註背馳者嘗剛正自為一書欲繕寫以獻或以大全集序出自 御製而止以今

觀之誠有如彭公之見者蓋訂正經籍所以明道不當以是自沮也已

○洪武中京城一校尉之妻有美姿日倚門自衛有少年眷之日暮少年入其家匿之床下至夜促其夫入直行不二三步復還以衣覆其妻擁塞得所而去少年聞之既與狎且問云汝夫愛汝若是乎婦言其夫平昔恩愛之詳明發別去復以暮期及期少年挾利刀以入一接後絕婦吭而去家人莫知其故報其夫歸乃撫捨素有讐者一二人訟於官一人不勝鍛煉輒自誣服少年不忍其冤自首服罪云吾見其夫恩愛若是而此婦負之是以殺之法司具狀

上請 上云能殺不義此義人也遂赦之

高皇帝微行至於三山街見老嫗門有坐榻假坐移時問嫗爲何許人嫗以蘇人對又問張士誠在蘇何如嫗云

大明皇帝起手時張王自知非真帝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問其姓名而去翌旦語朝臣云張士誠於蘇人初無深仁厚德昨見蘇州一老婦深感其恩何京師拾萬人無此一婦也洪武二十四年後填實京師多起取蘇松人者以此

予嘗題墨竹以竹爲草或云草以歲爲枯榮竹耐久不凋草何足以當之予時亦無定見後見山海經叙山之草木

每以竹爲草屬始自喜有據又見晉人論草木之有竹猶
鳥獸之有魚自是天地間一種此說亦竒然山海經記事
之書其最古者古人必有定見也

五手鑽穴隙相窺穴而隴切今人皆讀作胡决切非也完
穴字相似而誤耳此說聞之崑山陳孟東云

洪武中大臣爲三公者皆開國功臣三孤亦無備員如劉
伯溫汪廣洋寧封伯爵而不以公孤加之其慎重可知矣
永樂中惟姚廣孝爲少師洪熙宣德間大臣爲三孤者亦
不過蹇忠定公義夏忠靖公原吉黃忠宣公福黃文簡公
淮數人而已正統中爲三孤者內閣三楊公而已至景泰

中有以少傅兼太子少師以少保兼太子太傅以太子太
保兼尚書都御史以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兼侍郎副都御
史大理卿通政使又有尚書侍郎兼詹事府詹事等官公
孤師少在朝不下二三十員尚書每部二員侍郎每部三
四員都御史員數又有甚焉名爵之濫未有甚於此時者
矣故當時謠曰滿朝陞保傳一部兩尚書侍郎都御史多
似柳穿魚

景泰間南京夾岡門外一家娶婦及門肅婦入空轎也壻
家疑爲所賺訴於法司拘昇夫及從者鞫之衆証云婦已
登轎矣法司不能决乃令徧求之得之荒塚中問之婦云

中途歇轎二人掖吾入門時吾已昏然且有蔽面不知其
詳至天明始驚在林墓中耳古人有胭粉靈怪記一卷觀
此事知其不皆妄也

江西南豐縣一寺中佛閣有鬼出沒人不敢登徐生者素
不檢朋輩使夜登焉且與約日先置一物於閣翌旦持以
爲信則衆設酒飲之否則有罰及暮生飲至醉而登不持
兵刃惟拾瓦礫自衛而已一更後果有數鬼入自其牖方
上梁生大呼投瓦礫擊之鬼出牖去生覘其所往則皆入
墻下水穴中私識之而卧翌旦日高未起衆疑其死矣乃
從容持信物而下衆醺飲之明日率家僮掘其處得白金

一窖六十餘斤佛閣自是無鬼矣

與之齒者去其角傳之翼者兩其足或云有齒無角若犬
豕似矣牛羊有角未嘗無齒也角當作角謂鳥喙爲角
耳蓋以鳥獸與之角則無鳥之喙鳥傳之翼則無獸之四
足翼足互言鳥獸齒角不當專以獸言此說有理但考之
韻書角無釋鳥喙義不知何所據也或又以角爲喙

景泰皇帝即位於正統十四年九月六日 今上時已

在儲位矣明年爲景泰元年 上皇還自北庭居南宮

又明年冊已子爲 皇太子更封 今上爲沂王未

幾 皇太子薨灾異迭見今南京吏侍章公綸時爲儀

制郎中應詔陳言修德弭災十四事內敦孝義一事尤爲
剴切大意謂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向
嘗受冊封爲臣子是天下之父也至以天位授陛下尊爲
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且宜率群
臣朝見於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至於儲位不可久虛宜
推同氣猶子之義詔沂王復正儲位則和氣充牣懽聲洋
溢天心自回災異自弭疏入 上大怒逮繫詔獄榜掠
五日體無完膚欲置之死天忽大風雨沙獄遂少緩得不
死初御史鍾同嘗諷禮部言此事因併逮之明年南京大
理少卿廖公莊亦繼公有言詔廷筮八十幾死且并筮公

暨同同死獄中天順元年詔首釋公擢爲禮部右侍郎尋
改南京禮部轉今官矣

華亭民有母再醮後生一子母歿之日二子爭欲葬之質
之官知縣某判其狀云生前再醮終無恋子之心死後歸
墳難見先夫之面宜令後子收葬

月令言十月雉入大水爲蜃人不知其能化蛟也張啓昭
翰撰言其鄉民嘗逐一雉入山穴中守之久不出乃以土
石塞之而去每過其處竊視之封閉如故人不知也久之
見其處有水流出不已踰時又過其處則山已崩裂其下
成渠問之居民云風雨之夕有蛟出故言雉亦能爲蛟云

一彎西子臂七竅比干心詠藕詩也相傳衛文節公作未知是否一庭生意留青草萬里歸心放白鷗恕齋詩也程少詹云作此題多涉頭巾氣惟此聯出色又聞邵復初郎中云鄉人取龍湫祈雨後送水還湫集古句爲聯云三日不已求之與抑與之與一句之多出乎爾者反乎爾亦佳王忠肅公翔素不喜諧謔間有之亦若寓規警者然一日與一大臣同行彼大臣目送一美妹復回顧之忠肅云此人甚有力大臣曰先生何以知之應云不然公之頭何以被他掣轉去

白恭敏公圭凝重簡默喜怒不形爲兵書日葵疏悉假手

屬曹正官藁具稍加筆削人徃徃以簡當服之公退郎閣坐卧請謁者至左右拒之多不得入見而去故當時有酣睡不事事之謗一中官請託不入令邏卒陰伺其短以脅之公密召四司官戒飭群吏而已竟不從公嘗再與征討累有軍功未嘗令家人冒功得官職此尤過人者公歿後刑書項公忠代之視篆日語四司云吾不如白大人有福爾各司凡事慎之未幾項公以簠簋不飾敗去有福者蓋輕之之辭然亦若所謂識云

莊子言卽且其帶卽且蜈蚣帶蛇也初不知其帶之義後聞崑山士子讀書景德寺中嘗見一蛇出遊忽有蜈蚣躍

至自蛇尾循脊而前至其首蛇遂伸直不動蜈蚣以左右
鬚入蛇兩鼻久之而出蜈蚣既去蛇已死矣始知所謂其者
其其顛也聞蜈蚣遇蝸篆即不能行蓋物各有所制如海
青鷲禽也而獨畏燕象猛獸也而獨畏鼠其理亦然
朝廷禮制頒曆其一也頒者自上布下之謂欽天監所進
者既頒於內廷則京尹及直隸各府領於司曆者當各頒
於所部之民各布政司所自印者亦當如是今每歲頒曆
後各布政司送曆於內閣及諸司大臣者旁午於道每一
百本為一塊有一家送五塊者十塊者二十塊者各視其
官之崇卑地之散要以為多寡諸司大臣又各以其所得

餽送內官之在要津者京師民家多無曆可觀豈但山中
無曆寒盡知年而已哉此風不知始于何年遂至今不可
革矣

府軍前衛幼軍年六十驗有老疾者有兵部引至

部前奏過疎放京營隨操軍職避事逃者管隊官具奏通政
司引奏緝提軍民身軀長大自願授充將軍者通政司亦
引奏予登進士時猶見之及為職方主事疎放幼軍緝提
逃官奏本皆封進收充將軍告通狀送部施行而已蓋兵
書白公以為幼軍疎放多疲癯殘疾之人職官不當在逃
恐四夷來朝者在廷觀望不美故奏止之收將軍細事不

當煩瀆。聖聽故禁之。古人謂爲官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公於是不但省事且得處事之義矣。

予登進士觀政工部。父執徐翁孟章謂予曰：仕路乃毒蛇聚會之地。君平昔心腸條直，全不使乖。今却不宜如此坐中。非但不可談論人長短得失，雖論文談詩亦須慎之。不然謗議交作矣。予初不以爲然。後任兵部職方主事，考滿同年與予有隙者適在河南道，遂以考語中之吏部詢之。輿論而寢，且一歲得連遷。予於是始信徐翁之言爲不妄。而又喜人自有命，非作惡者所能害也。

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求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內教書。正統初太監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於是內官多聰惠，知文義者然。其特職專辦內府衙門事出差者尚少。宣德間差出頗多。然事完即回。今則干預外政如邊方鎮守京營掌兵經理內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嘗在通州遇張太監交趾人云：求樂年間差內官到五府六部稟事內官俱離府部官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附馬伯下馬旁立。今則呼喚府部官如呼所屬。公侯附馬伯路遇內官反回避之。且稱呼老爹矣。

書之同文有天下者力能同之言之同音雖聖人在天子

之位勢亦有所不能也今天下音韵之謬者除閩粵不足較已如吳語黃王不辯北人每笑之殊不知北人音韵不正者尤多如京師人以步為布以謝為卸以鄭為正以道為到皆謬也河南人以河南為渴難以妻弟為七帝北直隸山東人以屋為烏以陸為路以閣為果無入聲韵入聲內以緝為妻以兼為夜以甲為買無合口字山西人以同為以聰為村無東字韵江西湖廣四川人以情為秦以姓為信無清字韵歛睦婆三郡人以蘭為郎以心為星無寒侵二字韵又如去字山西人為庫山東人為趣陝西人為氣南京人為可祛湖廣人為慶此外如山西人以坐為

判以青為妻陝西人以鹽為年以咬為裏台温人以張敞為漿捨之類如此者不能悉舉蓋習染之久久則難變非聰明特達嘗用心於韵書者不能自拔於流俗也

胡僧有名法王若國師者 朝廷優禮供給甚盛言官每及之蓋西番之俗一有叛亂雖殺一時未能遙制彼以其法戒諭之則磨金鍍劍頂經說誓守信惟謹蓋以馭夷之機在此故供給雖云過侈然不煩兵甲芻糧之費而陰屈群醜所得多矣新進多不知此而 朝廷又不欲明言其事故言輒不報此蓋 先朝制馭遠夷之術耳非果神之也後世不悟或受其戒或學其術或有中國人偽承其緒

而篡襲其名號此末流之弊也

成化初一國師病且死語人云吾示寂在某日某時至期不死弟子耻其不驗潛絞殺之九法王國師死中國者例該營造墓塔時固安王公復為工書奏言此僧平素受國賜資積蓄頗多宜籍以營造墓塔不須動支官錢糧人為得宜云

成化初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乞起曹州李公秉為兵書河州王公竑掌都察院事恐左右或間之密以奏草請教南陽李公且求調護公視草哂之復哂言曰薦人但當言其人可用若預擬其為某官於事體得無碍乎寧深服之

乃退而易草以進翌日御批出王為兵書李掌院事後有問其故者文達云事在朝廷不可知也意者上以王公度恩讐太分明置之彼處恐或不靜而然耶人服其有識而慎

大同猶兇莊本北虜入貢正路成化初虜有從他路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許之時姚文敏公變為禮書奏請筵宴賞賜一切殺禮虜使有後言姚令通事諭旨云故事迤北使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朝廷有大筵宴相待今爾從小路來疑非迤北頭目故只照他處使臣相待耳虜使不復有言人以為得馭夷之体

申午北征歸自宣府過土木常詢問已巳車駕蒙塵事有
老百戶云初大軍出關以此地有水草之利因以安營建
牙初忽有梟集其上人心疑之且此山舊有泉一道流入
渾河未嘗乾涸至此適涸乃謀移營近渾河以就水虜遙
見車馬移動遂群譟而衝至未及交兵我師顛頓莫能為
計相與枕藉於胡馬蹴踏之餘矣由是車駕蒙塵太師
英國公兵部曠尚書等皆不知所在蓋北虜臨敵必待人
動彼纔動使我師堅壁不移未必如此之速也先是大臣
亦嘗七奏勸上班師皆不聽蓋王振主之也自是虜酋
也先乘勝入寇墮夷障塞驅掠人畜攻陷州縣馴至逼近

京師矣蓋宦者喜寧本夷種土木之敗降虜為其鄉導故
以後猖獗特甚也於時賴少保于公內總機宜外脩兵政
而武強侯楊洪武清侯石亨又皆戮力捍禦故能保固京
師奠安社稷也近見翰林文臣叙此事謂嘗與虜戰而
失利蓋知之未真抑亦粉飾也歟

國初官馬養於各苑馬寺各監苑而已永樂中始以官茶
易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十四年京師
有警乃選取以備軍資養於順天府近京屬縣謂之寄養
騎操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至今遂為故
事每歲孳生陪補之法悉與各處茶馬無異養馬之家雖

云量免糧差而陪補受累者多北方民力疲弊此其大端也 成化丁酉予嘗差往畿內及山東河南三處印馬咨訪馬政之弊力能行者嘗為處置一二其最害事者牝馬每歲通淫而不孕謂之飄沙新樂縣一家養此馬每三年陪二駒九年已陪六駒產已廢矣有司莫肯為理予為覈實呈於本部擬行各府縣如民間有此勘驗無詐以馬送驛吏通別給課馬責令領養孳牲以紓民害適該司一無狀者掌事以予為掠美而寢之

凡空屋久閉者不宜輒入欲入先以香物及蒼木之類焚之俟鬱氣發散然後可入不然感之成病久閉貨井窳窳不起疑之又使一人入焉亦久不起然炬照之二人皆死其中蓋鬱毒中之也

昔公孫弘對策於漢武之朝有曰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陔和其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觀今日上下之心和邪不和邪傷天地之和氣者誰歟使育風怪雨發作者誰歟凶年饑歲老弱轉乎溝壑矣思天下有溺由已溺之思天下有饑由已饑之者又誰歟庖有肥肉廄有肥馬

民有饑色野有餓殍當此之時為民父母不以由已饑之由已溺之之心處之而泛泛然迎請超果寺觀音大有同鬼戲具文之禱祈安能召和氣而回戾氣哉為今之計莫若講行救荒之政平糶價以紓民力行賑濟以救饑貧放商說以通客旅清獄訟以伸冤枉察吏奸以禁賄賂抑小人以扶君子通下情以療民瘼凡可以弭災異召和氣者盡心力而為之憂國願豐出於一念之誠則天意不須祈禱而惠日自呈人事和而天理見惟閣下留意幸甚此松江僧順昌祈晴上府官疏僧人文字多道物之靈異及奉佛利益未有能自指斥其無益者 國初名僧如復見心

輩亦不免此此僧獨出正論且以為有同鬼戲可謂超乎流俗者矣當時具文祈禱者皆衣冠士夫覽此疏能無愧乎讀之不覺竦然起敬

高文義公殺無子置一妾夫人素妬悍每問之不得近一日陳學士循過焉留酌聚話及此夫人於屏後聞之即出詬罵陳公掀案作怒而起以一棒撲夫人仆地至不能興高力勸乃止且數之曰汝無子法當去今不去汝而置妾汝復問之是欲絕其後也汝不改吾當奏聞 朝廷置汝于法不貸也自是妬少衰生中書舍人峒陳公一怒之力也如婦之見於記載者多矣朋友治如亦新聞也故記之

范希榮者文正公之裔孫其先有為京官者因家京師嘗與他商行貨道遇暴客見其姿美問之曰汝非秀才乎希榮曰然吾本范文正公之後暴客曰好人子息也凡舟中之貨悉令還之不取而去文正公之蔭庇後人多矣雖暴客猶知愛之况他人乎

鳥鼠同穴之說自幼聞之及讀禹貢蔡氏傳則以為二山名頗疑之後訪陝西人云莊浪山中鳥鼠二物同穴而處遂為雌雄行者多見之蓋仲默理學之士止據常理以自信殊不知物之以類自為配偶此理之常亦有非常理所能該括者如彼蝨與蚯蚓其類同穴而交龍與馬交蛇與

龜雉交蜈蚣多與促織同穴浙東海邊有小蜾名瑣結其中必有一小蟹失蟹則死皆異類也知此則鳥鼠之同穴無足怪矣

唐人避諱甚者父名岳子終身不聽樂父名高子終身不食糕父名留肅子不舉進士最為無謂今士大夫以禁網疎濶全不避忌如文皇御諱詩文中多犯之楊東里作棠秋似為得體

馬之性善驚故驚駭字從馬女之性善妬故嫉妬字從女馬篤之從馬威委之從女亦各有義

蜀中氣暖少雪一雪則山上經年不消山高故也大理點

蒼山即出屏風石處其山陰崖中積雪尤多每歲五六月
土人入夜上山取雪五更下山賣市中人爭買以為佳致
蓋盛暑嚙雪誠不俗也

詩文小雅以十篇為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為什耳
今稱詩為佳什於義何取

宗人府署印內府管將軍宿衛中都留守舊規皆以國戚
克之勲臣非在戚里不得與也今署宗人印者如故管將
軍非國戚者自安遠侯柳景始留守非國戚者自都指揮
孫安始一則黃緣縉雲侯一則黃緣汪直皆 命由中出
此亦政體一變也

宋景濂先生以文學際遇 高皇禮眷特優洪武十四
年其孫慎犯罪舉家當坐重辟 皇上不忍特赦景濂安
置凶川茂州未至歿葬蓮花池山下成化間墓壞巡
撫都御史池州孫公仁為遷葬成都適 蜀王府宋承奉
昌新作壽藏於成都東門外孫公令人求以葬焉計其直
可費白金千兩夫自開國以來將相大臣功名富貴烜赫
一時多矣沒齒之後陵谷變遷不能保其墳墓者有矣非
國有恩典誰復為經營之先生之沒百餘年矣而其良會
如此於是益有以見秉彝好德之心不以遠近親疏而有
間也

景泰間吏書王公文戶書陳公循皆以少保大學士居內閣王之子倫陳之子瑛順天府鄉試俱不中式二公交章指摘考試官劉儼之失欲罪之上不罪儼而許倫瑛得會試是以阿附者有 欽賜舉人之稱此亦一代異事也二公在當時王以庶稱而不學陳以學識稱而不靡然此等事亦庶介有識者所不爲也其後文遇害循謫戍儼卒官謚文介

摺疊扇一名撒扇蓋收則摺疊用則撒開或爲作菱者非是菱卽團扇也團扇可以遮面故又謂之便面觀前人題詠及畫中可見矣聞撒扇始於永樂中因朝鮮國進松

扇 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爲之南方女人皆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女婦亦有用撒扇者此亦可見風俗日趨於薄也

岳季方能畫葡萄嘗作畫蒲萄說近於宣府李士常家見其有書一通筆畫清勁不俗其言蒲萄本中國名果重自上古神農九種功力爲最世謂得之大宛歸種漢宮皆未之考意者初不經見而博望貳師之所得者又將特異遂附會之此說可見又云其榦臞者蔗也節堅者剛也枝弱者謙也葉多蔭者仁也蔓而不附者和也實中果可啖者方也味甘平無毒入藥力勝者用也屈伸以時者道也其

德之全有如此者予謂中果入藥分才用似未穩屈伸以
 時人亦難曉蓋京師種蒲萄者冬則盤屈其榦而庇覆之
 春則發其庇而引之架上故云然此蓋或種于庭或種於
 園所種不多故為之屈伸如此若山西及甘涼等處深山
 大谷中遍地皆是誰復屈之伸之此正一隅之見不足以
 通天下者也使其不用此句亦何損於蒲萄之德耶

一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召公尚公王時
 承賜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金柱化為龍爪驚天容元君
 令笑語群臣鳳雛寧與允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陰公主泣
 淚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中宗

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
 笙鏞乞歸行宮養為嗣皇考崩時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
 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綽有二代風
 至今兕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此詩舊錄於鄉人過
 指揮問其所從來云得之上虞布衣袁鉉未知何人作也
 後於王元直學士家閱福建某縣志書始知為閩人俞應
 則所作若其事則備載錢唐瞿宗吉歸田詩話及袁忠徹
 符臺外稿然忠徹以此為虞伯生作則非也玩味詩中至
 今兕孫主沙漠之句似言元君避歸朔漠後事應則其國
 初人歟記此以俟知者

恙說文云憂也一曰虫入腹食人心舌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無恙乎今人稱疾爲微恙貴恙是又以恙訓疾矣朝廷盛禮慶成宴其一也而禮官多因時遷就不愜公論識者不能無議焉成化間泰和楊導叔簡爲尚寶卿有以六品七品位其上者叔簡貽書葉文莊公有云慶成之宴非所以酌講讀之勞榮有事也中左之序非所以彰彈劾之能念駿奔也而票名之設戾於告示亦愚弄賢士矣暗定之計形於手本豈非尊禮勢要乎以經筵爲講讀之官則符寶所司蓋實密務况其間有去翰林而任春坊者以給舍爲近侍之列則尚寶正官實非外屬又其間有正五

品從七品之異乎不肖承乏近侍廿載有餘每以司丞列於銀臺棘寺之亞今以正卿班於經筵給事之後豈有司倉卒所致而不加思乎事有因時損益者必不悖朝廷莫如爵之訓禮有緣人情起者豈亦恃君子無所爭而爲云云叔簡與文莊素厚而必貽之書者亦庶幾其能行之者乎

釋迦生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中國人奉胡教者於是日祀其神周正建子四月即今之二月也今以夏正四月八日爲佛生日非也此說出臞仙最爲有見然今朝中以四月八日爲佛節賜百官喫不落莢莫有覺其非者

諸司官 御前承旨皆曰阿其聲引長老子云唯之與
阿相去幾何則阿為應辭其來遠矣

京營之制 國初止有五軍營五軍者中軍左掖右掖左
哨右哨外有曰大營曰圍子手曰幼官舍人營曰千二營
皆五軍營之支分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多寡不等永樂
初始以龍旗寶纛下三千小達子立三千營內有坐營管
操上直押明甲等官又有隨侍營則三千營之支分也亦
有坐營官以統之神機營永樂中征交趾得其神機火箭
之法因立是營亦有中軍左右掖左右哨各有坐營把司
把牌官又有曰五千下者永樂中得都督譚廣馬五千匹

今所謂譚家馬者耶此另有坐營把司官統之此則神機
營之支分也已上舊名三大營至成化初年以言者議選
取三大營精兵設立團營十二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
勇果勇効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
總官統之若遇出征即量調而行三大營所存無幾名曰
老家兒專備營造差撥等用十二團營精兵在京各衛并
在外各都司所屬及南北直隸衛所共二十五萬分為春
秋二班團操聽調此京營制度之畧也

平江侯陳公豫鎮守臨清日館客作詩有簷前絡繹啼之
句侯謂草虫不可言啼遂疏之不知絡繹啼李太白已道

之矣客終無以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李詩故也

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禮科給事中忌之以激厲風俗之厲不從力參問法司問罪不知厲本古字漢書凡云風厲勉厲皆不從力此吏亦能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漢書故也兵科給事中閱兵部題本以伎不從女呼吏答之翌旦有不平者今受答吏執韻書以進乃赧頰慰遣之此蓋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見未的輒庇議之後不能無悔也

東園雜記終

